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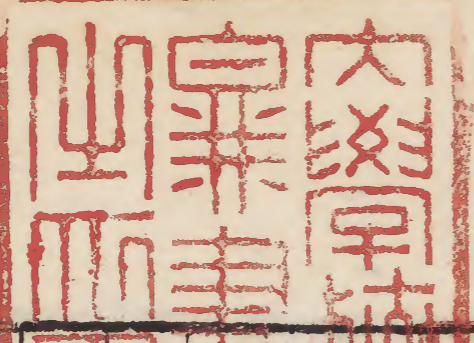
八十六之八

庫文閣内		
函架	三四九二	漢書類
一〇	六冊	

庫文閣内		
函架	三四九二	漢書類
二四	六冊	
三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 51)
函號	315 136





祝文

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淺草文庫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  
謬亂儀矩闕踈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  
賓興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  
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儻功慶舉脩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  
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啓迪衆志昇以  
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僇功慶舉脩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神  
惟爾有神尚祐衆心以相茲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  
大夫之所宗仰而邑于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兄  
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宮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  
興起今既畢事將安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  
之神謹告

屏弟子負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  
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負有其其者乃爲  
之行以溷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

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  
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  
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  
所以遺後世法也唯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  
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  
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  
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  
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  
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  
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  
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依之有地是用  
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  
精宇爰寓神棲既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釐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祭澤於海內以爾  
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  
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  
尚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尚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卜而

是故將有以填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懽欣舞以  
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齋芬苾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  
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神是震是發俾無災害則豈惟  
斯人專美其賜吏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間者歲比不登民填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畝畝農  
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  
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某祗承祀典敢不齋肅明  
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茲荐罹水旱之數宜不得下熟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  
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佑之也不然民飢

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月祇循故事以告謝神  
不敢愛其犧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辨先聖文

熹抵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墮過咎日積雖追厥罰曷  
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崇仞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為吏中遭疾病即退立園乃得其耕  
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  
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誤蒙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  
曳而來疇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  
支離已深不夢之數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祇事之初敢  
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

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  
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  
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  
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大宋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  
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為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  
詔條顯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  
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  
用以答揚大宋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  
恭脩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先師充國公先師鄒國公  
配尚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禮惟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敢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鄒國公云惟公命世脩業克紹聖傳

奉安瀘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膺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朝堂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食此江濱其亦有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收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於娑婆之嘆則公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熹猥承人之假守茲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叨被謨恩假守茲

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  
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  
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  
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  
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故令  
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脩立而  
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  
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  
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  
正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哲

之墓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藉之所及  
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  
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  
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  
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  
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  
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謾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  
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訪得陶  
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  
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也求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

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  
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  
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爲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異  
符竹使爲此邦輿曳而來亦旣視事以衰耗罷軟之資  
民貧財匱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  
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  
下官給於上而熹也蚤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立  
神之賜大矣歎謁之初敢以誠告它不敢以有所祈謹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率

特封壇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  
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  
父母信之如著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  
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于厥禱祠之事罔  
克專于大王懈墮弗屢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  
枯禾稼稿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  
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  
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  
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爲生者蕩折無餘而無以爲食其老  
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爲盜賊以爭其旦夕



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採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扣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

為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霽之五六日而未艾尚陵漸潤草木蕃滋孰足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脩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徧于群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既合而復離禾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啓居惟侯聰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侯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獨潔以達誠意欲躬走謁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祇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

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  
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  
敢有懈也

祈雨文

間以旱災奉詔致禱閱月踰時雨不可得稻之早熟者什  
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為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  
淵詣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夫稍有晚出而  
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己躬  
靈液而冀于有神請復與神為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  
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為事今人之急如此神  
弗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且浹于四  
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報文

各有之各一本作國

春禱秋報各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  
怠比者徧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  
淺爾爰陳嘉薦敬脩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荐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指二麥以救朝夕  
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美死生係  
之非常歲比也乃今天雨不休湖水汎濫小麥之未收者  
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沒其顛又將無復西  
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鎮茲土其必以  
顧而哀之汛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  
等濫將使指實分顧憂敢不齊袂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

告禹廟云王威神在天降食茲土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  
稍植人得逭其溝壑之憂既有日矣喜等敢不躬拜祠下  
跪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顧終此大恩賚以豐年驅其  
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為  
無窮其食於茲土為無愧

祈雨文

更既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福斯人其所以  
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故喜往者嘗輒有請於  
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  
為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為州者七無不告病

之民凜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齊被奔走以告于神其  
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頓顙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  
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  
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總髮  
聞道白首無成茲荷誤恩復叨郡寄泣事之始載見祠廷  
永念平生怛焉內疚尚祈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速  
大矣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克國公先師鄒國公熹  
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

刻廷用

秦火燬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繆不惟微詞與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散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以具告喜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陵夷至死不變所謂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為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

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歛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至死弗渝顧我顧蒙舊勞嚮往肇茲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纒口去郡臥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獲奉餘規永惟先人實同聲氣載瞻劔履感慨增深敢薦馨香尚祈昭鑒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  
高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有華風惟爾三賢實為首倡  
稱思未泯延及于茲報事之虔吏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茲仕之初嘗屈茲郡歲時雖久  
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熹雖不敏實仰高風泣  
之初敬脩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存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我來伊  
稽率故常敢薦肴觴用伸悼歎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熹奉

來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寄治事之始祇款郵祠敢  
愚衷與神為誓修身奉法節用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  
毆除疫癘時節兩賜非人所能是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  
而誅神或不神則又奚咎肴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  
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為貴社稷次之而  
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為守令  
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  
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舉舊章尚祈昭鑒謹告

準即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虔命有

司式稽舊典歲祗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  
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醪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  
佑我民以對休命

謂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 謹 遣學生迪功郎

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  
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  
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  
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象  
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  
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爲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沈  
勇赴汨水遺祠錫號帝有愍書吏情不供神用弗宇乃今  
修奉亦既訖功敢饌靈神敢陳椒醕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  
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末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  
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  
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與益以光大自時厥  
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  
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九陋少蒙義方中廢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

立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充國公顏氏颯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歸新安祭墓文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霧畢霑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

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杜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鎮茲邦開我後人載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虞它人有之莫克伸理玆用震懼籲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即事之初敢謝其謹謹告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壇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久深不肖之悲祇奉制書徒切哀隕謹以清酌時羞滄日以告伏惟恩靈對此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頒慶宇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

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尚克嘉之  
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廷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  
司承詔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顏永隔餘  
五十年祇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  
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之  
及故嬪亦得扳聯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即薦陳尚期思  
靈歆荷仁數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健之文追  
作者辭壽弗稱隕於半途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  
帝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其在茲並  
帝廷重封靈檢贊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日遠  
生我勞瘁追養靡從祇奉命書舍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  
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賚予忝近列而  
君之號又躡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惟悴君能勤力相我實  
多豈意莫年寵榮狎至君之季子亦被賞延而君不少須  
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聽之尚饗

又焚黃文

熹賴遺訓竊位于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矣比以  
鉤黨廢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祇奉命書以告于寢



廟惟我皇考洞視今古靡有遺情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丕  
顯休命頌熹衰頽年迫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  
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流根之報無復後期求念及茲痛  
恨何極仰惟慈蔭俯鑒愚衷尚啓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  
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  
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  
賁其禰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祇奉明恩益深哀慕茲用  
齋核致誥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  
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  
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漢章閣待制該邁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  
已蒙聖恩授承務郎祇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深  
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祇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  
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  
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之靈伏  
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敢因時  
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祇祀

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  
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  
孫而嗣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於又年幼未堪跪奠  
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墊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  
加冠于首乃躬厥事異時朝廷察素遺忠或有恩意亦令  
首及伏惟祖考擁佑碩歆永永亡斃熹不勝大願其諸家  
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墊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  
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尚  
延喘息之間猶當勉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頽以辱先訓  
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大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府

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考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特  
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茲其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  
不慶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改卜之謀始有  
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  
亮著立朝議論本末而皇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  
歸于後相退傳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懿昭示後來  
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  
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  
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千  
萬幸甚謹告

特祭祝文

粵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降明江求念劬勞

其神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  
案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將成蒙神之休幸茲  
遣免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求垂庇祐

又祭土地文

竊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繫神之賴  
事敢愆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蘋藻雖微

惟神監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若時報事

改末句為介以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維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顧歆俾我

無斁氣序徂遷時維仲夏氣序徂遷仲秋戒秋冬序告中一陽來復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唐石改封塋不勝哀慕唐石改  
念謹用清酌時羞祗薦歲事唐石改尚饗唐石改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霑念爾音容永隔泉壤一觴之酌病不能親諒爾有知尚識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壠餘處改作按行丘壠惟神保佑樵牧不驚馨香式昭報事尚祈鑒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等處改爲丘壠載惟保佑實賴神休醪羞尚祈據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廟學所遷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慮抑有前

報事謹告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六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  
 遂高。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  
 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  
 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  
 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崗。水鯉鮮腴。藥頰豐長。以是  
 為養。胡考寧康。以是為樂。消搖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  
 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  
 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學徒莘莘。  
 儼立成行。誓效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

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祭籍溪胡先生文  
 郭四

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群儒所望  
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  
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  
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斃豈面而朋所趣  
同轍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  
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舖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  
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  
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  
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  
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  
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在  
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

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  
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廷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  
凜然高風荷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  
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  
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  
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貞  
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立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素也小生，牛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勸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喜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予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

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未畢，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頽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旣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綽，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風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祭魏充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充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

之賢若獲於已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  
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  
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逆其歸歸來考繁  
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未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  
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凡膠我漆更攻互磨  
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  
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  
顧託警勸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  
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  
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祗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絲束芻長  
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  
羹翼在門往寧厥宮設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雁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  
誠篤請操笈篋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  
孰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  
弗施退講于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  
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  
之安孝友靜廉不絀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  
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  
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亟以書來千萬求訣嗚呼痛哉  
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于化以病其公上念毋慈下歎  
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慤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求世  
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



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温温今我來斯  
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卧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  
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既  
權於榮養朱轡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  
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  
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  
遽百年之難料悵轎車之既駕條丹旆以孤翩行路酸辛  
知名悼恨而况邦人與邑子孰不齎咨而涕漣嗚呼哀哉  
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  
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拏攬以爭先以至登廩勸分藥

糝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瘞惟此好之難忘感餘  
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耶永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  
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  
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  
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  
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  
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  
天脫其羈馬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  
味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

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  
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佞媚之狡夫獻功利之  
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堅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  
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間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間館  
遂造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  
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  
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  
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憇遺忽堂  
堂而逝去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  
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  
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而  
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

心之鬱陶聽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  
于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  
觀遊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  
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  
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  
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闕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  
遽至此 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  
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怛哀哉已矣無  
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唯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唯子之澹然  
貌甚癯兮病已纏不復興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閔子賢一  
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憇之義處兄弟  
怡怡之歡脫稊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逝  
不留熹久辱遊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  
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纏替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  
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祭劉其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

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  
之奠告于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  
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竒俊偉之材而不弃假以耆耄期  
耄之壽胡位公以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  
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  
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吊或雖未識公  
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  
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于家  
內克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綢繆訐謨  
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于南  
勦頑蹈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  
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

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璠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  
暇黔出臨兩鎮威輝恩漸適嬉于堂遽哭于苦恩詔起之  
有竦其瞻公卧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  
益切公守不撓再撫于潭亦顯其効乃遷建業民病以饑  
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孳化為  
充肥帝嘉乃勲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  
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  
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鵠我性磨礪豈無異同  
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  
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  
弁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既其  
求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

亦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  
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  
天以難謀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  
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  
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尚克  
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薨迨茲半載殄瘁之嘆雖久彌新日月  
有期佳城將啓惟時親故罔不悼傷矧予孤生蚤託恩契  
道義期許晚而益敦臨絕之音寄屬良厚其為感惻豈獨  
常情迫此詔除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九公誨言  
略已遵奉倘未即死尚圖厥終輻車之行不遑祖送敢持

薄莫以訣終天控惚悲涼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堃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  
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草藁告于近故留  
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  
自力爲書來告求訣上言國家雖耻未雪冢骨易枯此理  
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求前烈下及諸孫  
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  
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膺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斬  
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旣人英死  
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閎闊紀德銘功益付時哲公命不  
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

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叙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  
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决想像兩公感  
摧咽顧念滯留莫相嗣人講貫廟切以此負公  
一節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于比聞授受稍契磁鉄尚其  
不厭習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  
卒大公門緩此憂悒山歌往酌野蔣弃設老淚如傾遠寄  
清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  
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  
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  
冬風雪南山解袂楠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

牧于南我遜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  
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  
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  
微已足深念亟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歔特  
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  
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  
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  
徹心膺絨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  
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不  
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

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  
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弁矢  
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  
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  
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  
絕而莫繼得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  
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  
與兄胞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  
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  
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綴

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  
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  
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  
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  
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  
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頤而共濟不惟相知  
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  
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  
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  
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  
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愛  
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  
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  
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群忽  
見秋天之一鷗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  
揖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  
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  
嘆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  
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  
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問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  
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  
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

文集卷之七 十一 黃文

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母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惘歎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嗷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至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踞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鵲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宵次卒紛談端徐瘦兄之不可遽以辨

遂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以別來幾時兄以書來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心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袂以淋洟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允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惘然叅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尚書文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經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德而歎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又斥于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闈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鄉儔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塋東門觀者歔歔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守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際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諄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綿走酌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媮惰不克其躬末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疆顏勉爲叙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未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邊亦薨逝其為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闕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求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夫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

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苦訥曾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軍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

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  
瘳冀卒擴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  
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學深切情義綢繆粵  
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  
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戔而  
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訃車而偕至考  
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  
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  
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

亡兄療郡絃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  
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  
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  
具位朱燾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參議  
陳公之靈喜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  
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  
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  
談經論義篇什間作臺臺不休相與追遊連華九日涼峯  
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呼  
談噓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

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慘袂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  
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  
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  
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  
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  
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  
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  
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  
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  
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然

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亂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  
英發見者驚嗟謂即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莫府  
再值省員世路威夷耻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于願疏泉  
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  
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  
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  
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  
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  
親友駿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寔昆弟蓋自卜居餘四  
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跼伏窮山

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  
君遊遽聞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蹒跚  
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唯此哀誠庶通  
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繫名之至  
下脫一句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  
比立豪英日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  
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  
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  
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庶不至  
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温温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  
爲直大姦旣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絕不作

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旣修民聽不聳從  
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遺  
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  
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  
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  
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  
嗚呼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晚途間關遂託知己千里  
計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酒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  
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  
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

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  
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  
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  
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  
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  
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  
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  
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  
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  
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  
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敢忘  
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  
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  
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  
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  
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  
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  
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  
而遂奄然以沒于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  
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未  
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祭

祭

祭

祭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熹謹致  
 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  
 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  
 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  
 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  
 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  
 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  
 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  
 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  
 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  
 也是豈不可為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  
 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婁卜再

季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門  
 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  
 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酌足寄  
 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  
 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  
 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  
 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  
 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  
 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發  
 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讐姦暴者

祭

祭

祭

祭

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卧家懇避  
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  
回撓又足以關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  
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  
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  
悼况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  
而不忘聞訃失聲涕實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論  
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奔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  
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  
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  
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契發浚浚不窮而  
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  
邁閎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  
時須以世前列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  
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  
不間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憇止  
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  
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易簣之旦神宇泰然徧告  
親朋千萬求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  
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  
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  
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

祭文 卷之六 三



踰旬走使絨詞遠寄一酌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  
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  
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  
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  
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華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  
懷舊遊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  
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

千古如存曰有遺立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故  
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  
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閑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歲閒居  
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  
切磨群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  
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髮髯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  
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  
據舊圖新衆允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  
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突虜庭白首來歸無所汗涇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濶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思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第榮然亦露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向鄉食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于雪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于帝之鄉告遠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堯然微弟之賢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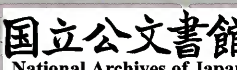
既被先澤行矣宜榮尚與後人無怠嗣慶一觴所醉林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向鄉食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隣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



于内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曠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酌悲風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  
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  
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  
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  
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頽  
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立亦困羣吠念昔兄  
言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  
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子  
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  
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  
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  
論有疑亦埃兄決今則已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視遠自春陵言歸  
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  
蔡兄季通輜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  
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堃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  
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薙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葬  
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

不能扶曳病驅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來訣以終天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才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卧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  
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  
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七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鼻鼻神及唐武皇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侯斌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遂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麗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

未侯率其僚奉承年醴俯伏灌薦以受皇靈肝嚮既通拜  
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  
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彛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  
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  
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  
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邇  
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  
群吏饗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  
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  
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畫竊惟帝  
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  
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亦經言無所考信則

爾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  
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  
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灕水之澍	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頽剝支柱	明靈弗蠲	淫傲駢伍
乃教網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	恭已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博地

峙嶽流川

矧是卉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候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  
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珙使以屬其友朱熹  
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  
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  
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  
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

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棧所為銘以次其事曰公生  
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  
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木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  
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  
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  
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  
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充祕  
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  
叅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叅議軍事四年除徽猷  
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  
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  
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  
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  
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太平  
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  
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  
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  
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  
公既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警  
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疆  
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

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  
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  
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終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  
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  
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  
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  
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  
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  
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  
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乎之張公  
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



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  
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  
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  
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  
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虜方肆掠未  
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  
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  
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咎柰何乃為先  
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出  
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  
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  
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謀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秦

玠為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關州玠  
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  
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  
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  
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  
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  
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為意虜猝至不知所為逆戰  
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為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  
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  
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  
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

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  
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  
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  
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  
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  
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  
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  
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  
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  
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  
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  
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且至諸將皆失  
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今公  
遂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  
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為動虜知不  
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各  
公更為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  
或取其榜毀之公亦以書力為張公言此已為死守虜必  
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  
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柰何張公發書  
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  
之餘一人使還曰為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  
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  
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既深入

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  
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  
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離喝兀  
木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  
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  
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  
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  
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戰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  
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  
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

蓋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  
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  
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  
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  
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  
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  
模略放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  
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臨  
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  
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  
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効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爲前後攻  
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

道不拾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  
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  
意已而果復以和為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無論  
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  
索之急公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獨此於吾州之  
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  
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  
戎本非久遠計且及間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  
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  
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  
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墓之先人晚從公  
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為寄公惻然憐之收教書如子

墓之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獲我開府時事獨見  
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  
賢樂善娶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  
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  
身徇國之忠决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為盡死事  
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為政則又峻民禮士敦尚  
教化决姦擿伏不畏疆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  
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  
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  
國夫人熊氏葬於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  
繼室慶國夫人車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  
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

卷之六十一  
之六十一  
六十一

德業為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  
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為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第  
秘閣公早卒次邦從事郎亦以公命為屏山先生後孫男  
二人學雅承務郎學柔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昂欽次  
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  
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既悉論其  
其實又泣而為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人傑

俾扶厥傾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卻于秦

偏不飄挂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不暇于梁

莫相于死

亦障其衝

愈偉

嶷既奠

爾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同

讒口替替

載北載南

倏貶其褒

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共嗣賢

克咸厥功

豈不成之

又與于成

詩勸來者

求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某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某公薨于台州仙居縣

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閱焉詔有司以九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為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某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以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財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於其來也服以便輿出見於湖山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具言之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湖山之狀以次其事如左公諱字明可世為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名昭始教子孫為學而公與從兄諫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巖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温州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益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耶大治學官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為

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  
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顯政  
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  
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  
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  
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  
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  
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  
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  
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  
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  
材中御史荐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

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  
疆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  
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  
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  
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  
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  
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  
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  
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  
已被屠中原遺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  
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

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

為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  
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  
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  
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  
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  
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  
回鑿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  
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  
高麗舶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  
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為  
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來  
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  
以救時病疆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  
選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  
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  
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  
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  
未正刑典戎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  
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為多薦周操陳良翰  
陳良祐為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  
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  
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  
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  
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



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  
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陛辭首  
陳裴洵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  
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  
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  
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特  
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括苑  
戒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  
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  
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  
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  
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

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  
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醜其墓居  
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  
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  
索之相持訕訕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  
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  
甚公以求祐敢官在焉爲奏得視未安縣故事免支移拊  
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  
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潞以溉田爲利甚廣中  
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  
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意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  
上親札命公賑拯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

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各復湖姦民大姓利於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自踐臥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闢高思聰蒙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廩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斂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爲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

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今可度朝命賦斂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旄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夫姓武斷鄉曲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稂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衆公命縣賞禁絕集群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為

政者因其俗為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為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為先嘗言為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為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更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此六上章丐開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為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以氣節自負為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為豪吳矣建炎初宋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為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

為小官一特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  
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  
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勲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駸  
麟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  
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衰數  
里勝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  
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  
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  
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  
十有四年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  
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如以  
董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緇雲  
郭氏鄆州興國縣丞澆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  
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  
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  
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  
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  
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為壽藏至  
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  
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  
女厚齋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為義莊義學義  
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捐

已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私  
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  
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  
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  
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  
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磨  
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  
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為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  
栗又自類其為人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  
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 病氣與節 方春爭華  
未凍先折 有偉豪吳 一世之傑

晚彼權相	弗媚而謂	始雖偃蹇
竟偶明哲	彼譏我仁	大論橫發
乃贊征謀	乃朝還轍	言雖弗用
時仰壯烈	中夫朝行	偃息名都
賦平役義	惠達信孚	越城之南
日活萬夫	思樂鏡水	有龜有魚
天邑嚴嚴	貴疆屏氣	張旆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足與治
于廟于藩	姑適吾意	姑溪油油
惠澤春流	鍾陵有莠	則廩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莖之年	從容委蛇

卷之八  
集卷八  
七

循始訖終

俯仰奚愧

中興之原

有省其隱 我銘不刊 以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天子力倚公以重別都且莫且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為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主口授千餘言使具為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辟臣之可用者畢封上之有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計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

其喪仍給葬事明年一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熹蚤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為詳而公晚歲相予亦益篤顧雖不文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為建寧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氏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為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韜精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

子也諱珙字其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屏山先生  
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  
外敷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為諸王  
官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  
人時秦氏用權父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檜欲因以追  
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  
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大宗正丞改秘書丞遷  
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遷故官銓曹法密  
吏姦官不能制公寘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  
吏人甚便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  
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闢張去為忤旨去  
降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  
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衆謂車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為  
寄俄而詔下乃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  
奏論其不可上曰此特為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諭  
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  
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  
建王為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  
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為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  
皆為公危之公受命慷慨戒家人悉裘葛兼副以行曰藉  
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賄除吏而公獨無所私  
手札褒諭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  
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網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

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內則朝廷不恤諸路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為貪虐以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戰近懲遠以脩軍政之闕節浮冗寬賦歛精擇郡守誅鋤賊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為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疆國有不易之策夫日和日戰日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脩政事以疆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為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為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為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晉音心而宰相又有陰忌

公者出公為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思以意頗輕之既而欺者得在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為如大畏服凡吏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共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飢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急乘衆怒猝起為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為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便宜出師即朝廷以擅興為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制置使即為遣兵而



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湘陰橋口羣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擊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賊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揚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通糧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蹙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賊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

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者尚衆公諭欽等卻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旣定境內正清於是公乃宣布上恩力行寬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賊然不亟擇守宰寬賦欽以安吾民即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犒嚴紀律而時勒習之於是

湖南隱然爲重鎮姦盜屏迹商旅復野宿焉三年召還見  
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  
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  
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  
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稅  
縮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  
恣請亟選武臣之奮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  
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上皆然  
之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  
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  
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  
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

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衆上  
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荒政  
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  
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不獲  
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  
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  
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  
容訪問盡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  
恢復公曰復讎雪耻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  
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  
修之實則外攘之効將有不能自已者計不出此而欲淺  
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

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  
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為者蓋除福  
建鈔監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獨  
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  
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為已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  
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  
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  
之際真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  
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  
上為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覲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  
上憐覲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而慶盛德  
之日新柰何遽復為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

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 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  
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 紀也上感其言為止不  
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 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  
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 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  
不能置對請後不敢乃叱遣去 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  
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 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  
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 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  
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 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  
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 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  
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 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即  
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 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  
即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 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

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廢職而  
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  
竊爲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  
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改  
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  
聖學數本節用虛已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爲獻  
上楚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  
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篋  
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計  
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弊人  
爲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爲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  
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

財匱之狀詔即諒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  
盡得其實以聞凡四圍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  
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  
不得歸公奏爲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  
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救撲豪勇士者  
自愛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  
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  
糧械器亦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  
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  
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  
喪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  
時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脩舉動煩擾識

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為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備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為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並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更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信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其一切至上加勞再三進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下解送度蓋所以自律者

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饑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日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威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為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廣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十人為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為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奏關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

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宮會水且旱公奏關夏稅錢六千萬緡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沿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

諸州所獨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統米過糶即  
他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  
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  
糶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農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  
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糶而  
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  
忠劉煒領其事分遣群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  
咨訪幽隱畢聞縣給印曆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罰  
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已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  
境數十萬人無一人稍窘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  
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  
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

所負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  
彼肯甃城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  
役蓋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  
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蓋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  
沒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任文以為戒  
所薦則故相魏國陳公相帥張林敬夫也別以手書訣  
夫而熹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深恨  
蓋其忠孝誠篤雖蹈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為人  
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  
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  
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盡哀致毀  
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

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  
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  
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  
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  
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  
以古人爲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爲之  
立祠學官而刻陳忠肅公賁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  
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甚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  
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  
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  
試之舉蓋其飭躬應事規模料指晚歲皆益精密故上則  
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兒童走卒

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荆州時北虜亦每使謀者訶公家  
世蓋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  
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爲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每有  
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  
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  
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尚書祉之女  
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  
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劍州  
劍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  
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論  
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爲無用之文其駁議又  
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郎珥所狀公

行事視憲憲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刻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汴洛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斯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沫血奮辭

曰此讎耻

乃盟乃歡

顛得無泚

不有豪聖

孰慮孰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聞

在周中圯

既脩乃攘

厥仆斯起

惟聖時監

利伸否蟠

毋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予欽汝誨

既啓于中

盍布于外

澤流威燁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爲

四鎮十年

帝適西顧

彼皇顛蒼

胡奪之遽

我最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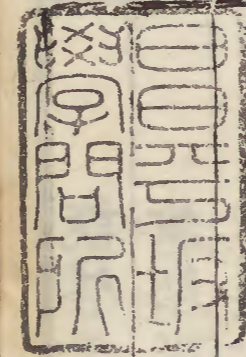
尚承厥慶

公思不忘

天子聖神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The right page of the document features a ruled section with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within these columns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light grey or brownish smudges. The ruling lines are dark and clearly defined.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with some staining and wear, particularly along the edges and in the gutter.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